

啞巴守門雞

位於弗來基平原的雞城，是八十年前一群雞越過重山峻嶺來到平原建造的，可是早在八百年前狼族就在這裏落地生根，眼看新鄰居，不打聲招呼，光明正大的在自己眼皮底下蓋起一座嶄新的堡壘，擺明了不把自己放在眼裏，狼族決定要教訓一下新鄰居，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，讓他們曉得誰才是老大。

拂曉時分，獵物的注意力最低，傾巢而出的狼群，口銜枯枝，悄無聲息的潛伏在雞城附近的草叢裏。狼族老大豎起耳朵，仔細聆聽雞城內的動靜，只聽見打呼聲震天價響，他心想：「太好了！這群雞睡得正香甜，現在正是出擊的時候。」

他發出低沉的嗥叫，從項頸到背後的毛髮一根根的倒豎著，尾巴也隨之高舉，聽到老大的叫聲，其他的狼紛紛起而效之，前一刻還平靜的雞城，這一刻卻被此起彼落的狼嚎團團包圍。狼族老大一「狼」當先的衝破城門，狼群跟著蜂擁而入，雞城裏哀嚎聲四起，到處血流成河，雞民死傷慘重。狼族用紅色讓雞城看清楚他們的鄰居有多麼的恐怖。

悲劇過後，雞城市長決定設置守門雞，保衛雞城的安全。據說，守門雞會拿到一根具有神奇魔力的木棍，可以許願獲得特殊的能力守護雞城。第一任守門雞叫神劍，雞城流傳一句話：「神劍一出鞘、狼群就逃跑。」，講的是神劍使得一手超群絕倫的好劍，憑藉著無敵的劍術，阻擋了無數次野狼的進攻；第二任守門雞叫大鼻，大家說：「大鼻聞一聞、野狼只能滾」，靠著靈敏無比的嗅覺，不論野狼躲在什麼地方，大鼻都能揪出來趕走他們；第三任守門雞是書蟲，上至天文、下至地理的書籍讀物，無所不讀，有「書蟲破萬卷、狼兒偽裝難」的美稱，不管狼兒使盡方法偽裝成聖誕老公公、羊媽媽，藏在油壺裏、躲在木馬內，都逃不過書蟲的法眼；第四任守門雞是哲伯，有神機妙算的本事，只要他一推算，就能料到狼族何時要突擊，可以提前做準備，因此有「哲伯手一算、狼族散似煙」的說法。

哲伯已經當了二十年的守門雞，即將退休。守門雞退休後，雞城會舉辦選拔比賽，選出新任守門雞。當守門雞是雞城居民夢寐以求的工作，他如同是雞城的英雄，所到之處，混雜著崇拜、羨慕及嫉妒的眼光，如泉水一般湧到他的身上，讓他幾乎可以輕飄飄的在街頭上晃盪著。不管黑夜有多麼深沉、風雨是如何無情吹打，只要黎明之際，雞城的居民能聽見守門雞熟悉平穩的啼聲，他們就會心懷感謝的想：「又平安度過一夜。」

選拔守門雞決賽當天，雞城萬「雞」空巷，雞城中心廣場搭建了比賽舞臺，四周能站著住腳的地方全擠滿了吱吱喳喳、呱呱不已的公雞、母雞、大雞、小雞。擠不進去的雞，就只能在外圍蹦蹦跳跳、鼓翅騰飛，過過乾癮！

經過初賽、複賽、準決賽的競爭淘汰，最終只剩兩隻雞要在決賽分個高下。站在舞臺紅色角落的是一隻身著紫色披風，體格雄偉、羽毛光鮮的公雞，看見他的大紅冠、亮黑眼、尖黃喙，就知道這是一隻朝氣蓬勃、身強體壯的雞，正是當守門雞上好的人選；站在藍色角落的是一隻穿著橘色披風，身材瘦長、羽脫毛落的弱雞，他頭戴一頂歪七扭八的紅帽子、耳掛一副黑框深度近視眼鏡、口叼一莖青色的草桿，看上去萎靡不振、體弱多病的模樣，不禁讓人懷疑，他進入決賽，

靠的大概是好運吧！

兩隻雞在外表上相差如此天高地遠，臺下的觀眾竊竊私語：

「今年沒好戲可看了。」

「是啊，紅色角落的雞鐵定是下一任的守門雞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，你大概不知道他的來歷吧？」

「請指教！」

「他名叫一鳴，具有第一任守門雞一神劍的血統，從小接受嚴格的教導與訓練，立志誓奪本屆的守門雞桂冠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？」

「我是他的老師，從小看著他長大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他贏定了。」

「那還用說。」

「話可別說得太早」一隻蒼髮白鬚的老公雞，嘴裏咬著一枝半黃的草莖，咂咂作響的說：「人不可貌相，說不定那隻看起來弱不禁風的雞，有可能會跌破大家的眼鏡，成為守門雞。」

「該不會你也是那隻弱雞的老師吧？」

「他不是。」又一隻老公雞開口說話。

他說完話後，原本你一言、我一語的雞一一噤口不語，只有那咬著草桿的老公雞一臉不悅冷冷的說：「哲伯，你來了。」

哲伯說：「好久不見，無二。站在藍色角落的應該是令公子一不亞吧！」

聽到哲伯說的話，起先那幾隻唱衰不亞的雞，便一個個縮起脖子，向後躲進了雞群之中。他們會如此害怕走避，不是沒有原因。二十年前出現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守門雞選拔決賽，當時哲伯的對手就是無二。據說兩人的勝負只在毫釐之間，賽後哲伯說：「輸贏一瞬間，這次是幸運之神站在我這邊。」

沒有誰想得罪實力相當於守門雞的老公雞，但比起得罪，令他們感到更恐懼的是怕被咀咒。無二一門上下五代全是單傳男丁，每回的守門雞選拔決賽都看得到他們家人的身影，然而每次都差臨門一腳，連續三次無二的祖先都屈居亞軍，到了無二還是逃不出命運的捉弄，敗在哲伯的手下，因此無二才會替兒子取名為不亞，希望能夠擺脫只能拿到亞軍的宿命。而多事之徒也編造了謠言說是無二一家遭受了詛咒，才會在守門雞選拔決賽上屢屢空手而歸。這荒誕的謠言在雞城流傳開來，每隻雞都不敢和無二他們一家人打交道，深怕被他們牽連開始走楣運。流言傳到無二耳裏，他也不駁斥，只默默的帶著家人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，時間一久，雞城的居民對傳言更加深信不疑，到後來大家只知無二的名字卻不知其人。

眼看周遭的雞走了個一乾二淨，哲伯向無二挪近了幾步，輕輕問道：

「你看誰會贏？」

「我不知道誰輸誰贏？不過，我很確定這場比賽會很快結束。」

無二淡然一笑，雙眼直盯著舞臺，不再說話。

「大會報告，雞城市長一歐基，已經抵達會場，請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，歡

迎市長。」

如雷的掌聲中，一隻黑羽大公雞登上舞臺。他接過麥克風說：「感謝鄉親父老大駕光臨，今日是第五屆守門雞選拔決賽，我宣布比賽開始。首先介紹臺上的兩位優秀選手。紅色角落的是一鳴選手……」

歐基話音剛落，一鳴的師父就帶領全場的觀眾用力鼓掌、大聲叫好，介紹不亞時，只聽得見幾聲稀稀落落的禮貌掌聲。

歐基接著說：「決賽要比試三關：鳴叫、判斷及劍術。現在我抽籤決定這三關的順序。」

他伸手從籤筒中抽出鳴叫的籤，第二支籤是劍術，最後比的是判斷。知道比賽順序後，歐基請一鳴及不亞脫掉披風走到舞臺中央行禮致敬，大家預期兩隻雞會頸毛直豎、怒目相向。沒想到不亞完全無視站在面前劍拔弩張、蓄勢待發的一鳴，直接走到歐基身邊，在歐基耳旁細語了幾句，就退回藍色角落。臺下的觀眾看到這種情形百思不得其解，歐基也愣住了，回過神才說：「不亞選手自願放棄鳴叫的比試，現在進行下一關：劍術」

聽到歐基的話，一鳴的師父臉上堆滿了笑容，彷彿守門雞的稱號已是一鳴的囊中之物。其餘的觀眾則對不亞的表現感到沒勁，風度差的雞甚至發出陣陣嘯聲。

哲伯說：「看來不亞對劍術相當有自信。」

無二說：「當年蒙你賜教，我明明比你早拔劍，沒想到你居然後發先至，搶先一步刺傷我的手腕，這滋味我記住了。」

哲伯說：「一鳴可是神劍的子孫，不能小看他用劍的造詣。」

無二說：「等著瞧！」

一鳴不敢相信耳朵所聽到的，歷年來守門雞選拔決賽，從未聽過有棄權的事情，等他仔細一想，他的臉色立即氣得蒼白，不見一絲血色。

「他竟然敢放棄第一關，分明是有把握在劍術取勝，不過這得先問過我手上的劍肯不肯。」

一鳴緩緩的拔出劍，劍尖直指不亞的胸膛；而不亞則文風不動，只將手按在劍鞘上，嘴角掛著一抹冷笑。自小習劍長大的一鳴，還不曾碰到自己拔劍出鞘，對手還不為所動的情況。他腦中一熱，狠狠暗道：「讓你嚐嚐小看我的代價。」說完後他步伐如飛，舉劍向不亞殺去。

只見一鳴快如閃電，奔到不亞面前，眼看他的劍就要穿透不亞的胸口，突然一鳴像觸了電一樣，急急向後跳退了一大步。而他的眼皮上慢慢滲出一道傷痕，看起來就像一條紅色眉毛。不亞一派輕鬆的站在原地，手仍然放在劍鞘上，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，但他的內心卻驚疑不定：「我用激將法又故意露出破綻，誘他先攻，沒想到他還能及時逃開，已經吞了鉤的魚兒，居然眼睜睜被他逃了。」

一鳴知道剛剛在電光石火間，自己撿回一命，他引以為豪的出手速度，在對手眼中可能像烏龜走路，幸好不亞出劍的聲音大了些，他聽到後還來得及後退。

哲伯說：「好驚人的一劍，連我也不見得躲得開。」

無二說：「一鳴的反應真了不起，只是稍微大聲一點，他就能警覺到危險，

趕緊撤退。」

哲伯說：「現在鹿死誰手可就難說了。」

無二不發一語，嘴裏的草莖咬得越發響亮。

全場鴉雀無聲，歐基緩緩唸出第三關內容：「聽錄音帶播放的聲音，判斷這是什麼的叫聲，先說出正確答案者獲勝。」

從錄音帶流洩出的是「唧…唧…」的聲音，聽到這麼熟悉的叫聲，不亞立刻吐掉口中的草桿，不假思索的說：「是紡織娘。」

聽到唧…唧…的聲音，一鳴也幾乎快脫口而出：「是紡織娘」。但因為傷口流血，他的視線模糊，他乾脆閉上眼睛，這讓他的聽力更加專注，再仔細聆聽，他發現不對，紡織娘的叫聲，沒有起伏高低，只是機械性一再重複，是八哥的聲音？不對，八哥學昆蟲的叫聲不可能這樣維妙維肖，像這樣做到原音重現的，只有學語鳥才做得到，雖然很逼真，可是聲音缺乏情感，顯得單調呆板。

「是學語鳥。」一鳴說出答案。

「正確答案，新任守門雞是一鳴。」

歐基將桂冠戴在一鳴頭上，不亞默默走下舞臺，與無二一起悄悄離開，全場沉浸於新任守門雞出爐的興奮情緒，沒人注意到他們何時離去。

哲伯走上舞臺恭喜一鳴，並且約他今晚十點在瞭望亭見面。當他走下舞臺，耳裏聽到的歡呼聲、眼中看到的彩帶與紙花，與他當年贏得比賽的那一刻，並無兩樣，然而哲伯很清楚交棒的時間已經到了，他從熱鬧喧嘩的會場擠開一道小縫脫身，提早到冷清靜寂的瞭望亭，度過身為守門雞的最後一夜。

十點一到，一鳴分秒不差的踏進瞭望亭，哲伯請他在對面坐下。

「傷口還疼嗎？」

「好多了。」

哲伯將桌上的小冊子推向一鳴說：「裡頭記載著當守門雞的注意事項，你有空好好看一看。另外……」哲伯一邊說，一邊從懷中拿出了一根通體黝黑的短棍，輕柔的把玩著、撫摸著，眼底滿溢著愛戀的光采，絲毫沒有交出來的意思。一鳴知道這根不起眼的小棍子是守門雞代代相傳的信物。

終於哲伯眼中的光芒消退，他不捨的將短棍交給一鳴，但是目光一直緊盯著小木棍不放，一鳴看到哲伯的眼神，不由自主的握緊了手中的短棍。哲伯看到一鳴的動作，淡淡一笑說：「你知道它是什麼嗎？」

「能許願的木棍。」

「很好。接著我說的是守門雞的最大祕密，你能發誓絕不洩露？」

一鳴點點頭，坐正身子，準備好要聽這個祕密。

「你手中的棒子，沒有魔法。」

「難道從小聽到大的傳說：『神劍一出鞘、狼群就逃跑；大鼻聞一聞、野狼只能滾；書蟲破萬卷、狼兒偽裝難；哲伯手一算、狼族散似煙。』全是假的？」

「不，我們擁有的能力是真的，只是我們故意渲染得出神入化，故事越誇張，狼族對我們就越敬畏，要欺騙敵人就先要騙倒自己人，所以神奇木棍的故事，你

不只要想辦法繼續編下去，也不能透露給其他雞知道。」

「沒想到這根木棍僅僅是爲了故事而存在。」

「你錯了。長夜漫漫，只有它陪在你身旁，在精神不濟、昏昏欲睡時，記得拿起來敲一下頭，你就有精神繼續守夜。我相信守門雞能阻止狼群的進攻，靠的不是那些劍術、嗅覺、歷史、推算的能力，靠的是用這根木棍提醒自己，負有守衛雞城安危的責任。」

「你再仔細看看棍子，看到什麼了？」

一鳴就著燭光轉了轉短棍，才在被汗漬染黑的棍身上看見模糊不清的四個字：「盡己所能！」

「這是神劍留下來的，以後不論遇到什麼狀況，要先想到這句話，相信你能成爲一位優秀的守門雞，現在換你享受當英雄的滋味了。」

哲伯起身離開後，只剩一鳴在無邊無際的漆黑中，在豆大的燭火下，翻著小冊子，想著屬於自己的傳說，底下雞城的居民睡得香甜，渾然不覺一鳴的驚訝與煩惱。

當天色透出魚肚白，一鳴終於編好自己的能力：「一鳴聲驚人、群狼嚇破魂。」這個能力是在危急時，大聲一喝，就可以嚇退群狼。爲了不辜負這個大聲公的美稱，每天第一道曙光射進雞城，一鳴就會大聲喔啼，叫醒雞城的男女老少。時間一久，一鳴覺得自己講話的聲音越來越沙啞，嚴重時，喉嚨就像吞了一團火在灼燒，看過大夫後，大夫提醒他三個月內必須好好休養喉嚨，只要再大叫一次，就會變成啞巴。

回家的路上，一鳴不斷地想：「啞巴可以當守門雞嗎？」「不當守門雞，我還能做什麼？」「我不能不當守門雞，不是守門雞，我就什麼也不是了……」

守夜時一鳴陷在變成啞巴的思緒中，失去當守門雞的恐懼，像蜘蛛絲一樣緊緊纏繞著他，綁架了他的注意力，使他無法察覺狼族攻擊前的風吹草動。當他感到不對勁時，已經有好幾匹狼跑到城牆下，一鳴正想大叫示警，但他猶豫了，他心中生出一股衝動想逃回家、鑽進被子、蒙住頭，假裝這只是一場夢而已。

可是他一起身，就聽見木棍掉落到地板，他撿起棍子，映入眼簾的竟是清晰到像深刻在心頭的四個字「盡己所能」。此刻，一鳴明白如果逃走了，自己真的會作夢，那是一場一輩子都會糾纏不放的惡夢，夢裏群狼的獠牙深深的咬進同伴的脖子，那些雞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發生。

一鳴趕緊站上瞭望亭的最高點，飽吸一口氣，以驚人破魂的氣勢，大喝一聲，只差一步就能翻過城牆的野狼，被突如其來的叫聲一嚇，紛紛掉落地面。驚醒的歐基立刻下令全城備戰，最後狼族夾著尾巴，落荒而逃。

狼族逃跑後，一鳴已不能言語；歐基找大夫治療一鳴，大夫說沒有治癒的可能；找哲伯暫代守門雞，他說年事已高，愛莫能助；想重辦選拔比賽，居民說緩不濟急，不如請不亞繼任，歐基聽了覺得有理，馬上登門拜託不亞，不亞想了一會兒，點頭答應。消息一傳開，街坊鄰居都說不亞終於破除了家族的宿命。

不亞繼任守門雞的隔天，太陽公公在群山塗上牙膏，準備刷牙起床，雞城也

準時傳出雞鳴，只是這聲雞鳴不是天然的，而是機械的聲音。雞民們起床後，紛紛湧到瞭望亭底下，想知道終究發生了什麼事？當他們抬頭一看，發現站在瞭望亭的還是一鳴，每隻雞臉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議的神情。原先站在一鳴背後的不亞此時高聲的說：「我點頭答應當守門雞，爲了是證明沒有詛咒這回事。比起當守門雞，我更喜歡發明東西。一鳴爲了我們失去了聲音，除此之外，其他身爲守門雞的條件，他不僅沒有失去，反而更加明顯。我發明了一個雞鳴器送給他，讓他能夠執行任務，我請求各位同意，讓一鳴繼續擔任守門雞。」不亞一說完，瞭望亭底下響起了陣陣的掌聲，歐基立即任命一鳴繼續擔任守門雞。在一鳴的任期中，狼族不敢再接近雞城一步，他成爲一隻獨一無二的啞巴守門雞。

二十年過去，晚上十點，新任的守門雞坐在一鳴對面，一鳴早已把該說的事情記載在桌上的小冊子裏，再過一分鐘，他也會交出去手中的小木棍，一鳴知道自己現在的眼神和當初哲伯的眼神沒有兩樣，不停的撫摸爲的就是重溫這二十年的點點滴滴。一鳴交出神奇的木棍時，年青守門雞的瞳孔放大，像是在說：「神聖的信物輪到我手上了，我也可以成爲傳奇。」

一鳴指了指棍子上的四個字，接著不理會年青守門雞，輕輕起身走向樓梯，臨下樓前，他回首一看，燈下年青的身影已經迫不及待翻開小冊子，在他腦海突然響起了哲伯的聲音：「現在換你享受當英雄的滋味了。」一鳴咧嘴而笑，舉步下樓，笑容燦如夜空一閃而過的流星，無聲的，消逝在無窮無盡的黑暗裏。